

Financing life

少一项福利,退一项税

李炜光教授访谈录



李炜光: 1954年生,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首席教授、学术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现代财经》杂志主编

郭宇宽:媒体工作者

路上有贼

◎雪含冰

前几天我和我们科长一起出差,所有的经费都由我掌管。临行前科长教导我要把钱藏好,我说没事,我已经把它们藏到最安全的地方了。科长审查后笑了,说这地方安全。我也笑,这世道怎么这样,就像我们是贼,带点钱还得东掖西藏的!

后来我和科长的笑在旅途中凝固了。我老婆在我防盗裤头的下面又接出一个兜用来藏钱,但还是被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也是的,那地方的凸起部分很不正常,再笨的贼也能看出奥妙来。

就在我为失窃懊恼时,贼又来了。我不敢肯定,这一拨贼是不是上一拨贼。我决定先不动声色看个究竟,然后再决定自己怎么办。我暗中查了一下贼的数目,两女三男总共五个,进了我们的车厢后,就像列车员查票一样在那些睡熟的旅客兜里摸索起来。我定睛看着,发现这拨贼还挺人性化,只把钱和有用的东西收起,而把那些对自己没用的东西规规矩矩地放回座位中间的茶几上。

很快贼们就搜索到我眼前来了。我忙将眼睛闭上,只留下一道缝儿继续观察。我看见来到我身边的贼,盯着我被开过刀的裤裆皱了皱眉头,人和眼睛越聚越多,但贼却镇定自若旁若无人,仍旧沉浸在自己热爱的工作中。

手。在这期间我发现除了我闭眼假睡外,周围最少有七、八双睁着的眼睛在看,个个聚精会神,那表情像是一群病人家属害怕手术不成功。我看见甚至有人从远处的座位赶了过来,人和眼睛越聚越多,但贼却镇定自若旁若无人,仍旧沉浸在自己热爱的工作中。

好奇的一幕情景!我本来是想发作的,但忽然想起我刚才被做“手术”时,我身边这些睁着眼睛的人一定也是这样无动于衷地看着,说不定就包括在我身边的这个中年人!你们都不管我,我何必管你们的鸟事!偷吧,大家都穿开裆裤才好!我心里一时间竟然不知是该恨贼呢,还是该恨这些被贼偷的人?

转念间,忽然又想起以前遇贼的一件事。那年,我考上了大学,父母下跪磕头借遍了亲戚朋友家,才凑了几千元钱,却在我赴学校的火车上被贼割了去,害得我差点儿没读成大学。从那时起我心里就和贼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而今又让我三十二岁后再次穿上了开裆裤。新仇旧恨一起迸发,即使为了我自己也不能放过他们!于是我暗中攒足了劲,假装打了个哈欠,双手猛然上举,一拳捣在那个笨贼的眼窝上,那贼“啊呀”惨叫一声倒地不起,惊得一窝贼慌忙报了警。贼们见我是在捣乱,一起下手揍我,拳脚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

就在我感觉快要被贼们揍死的时候,他们忽然一下子停了手,而且急忙将什么东西朝我兜里塞,我的衣兜顿时鼓鼓囊囊塞满了东西。我正莫名其妙,却被身边的中年人一把揪紧了领口,大叫“有贼!”原来他被惊醒后,一眼就看到他的手机和钱包都在我兜里。旁边的贼起哄立刻大喊大叫说我就是贼,接着又有拳头在我身上砸。

就在这时,乘警来了!乘警一边走一边吆喝:“大家都别睡了,这列车上贼多,要提高警惕!”一边走过来,又随即惊叫:“噢,还



郭:美国最近颁布政策,每个美国家庭退税1200美元,有孩子的美国家庭还可额外获得退税;上海也有政协委员提出,国家给每人发1000元。这个消息让人感觉闻所未闻,是不是有点荒唐?

李:中国是不是该每人发1000元值得商榷,不过中国应该开始实行退税政策,我觉得倒是个有意义的话题。在中国会觉得退税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好像说政府吃到嘴里的东西怎么还会给你吐出来。

但在美国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普遍正常的事情,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享受退税的经历,核心的道理就是政府税多收了,给你退回来。

郭:听上去就好像你买东西付了一张大票子,政府给你找零钱一样。

李: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你付出的税,交给政府除了转移支付,实现二次分配的含义,就是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你要是一结算,发现缴多了,就可以理直气壮要求政府退出来,政府也会很知趣地退回来。

在美国是以年为单位纳税,每年大概4月份是报税期,很多人都是大概按去年的基数先交一个,但到了年底,你就可以拿着你的一摞账单,比如孩子的学费,买房的贷款等等去要求退税。此外,美国政治家还热衷于用减退税来为自己争取选票。因此,美国的纳税人,常常会有意外的“惊喜”——从联邦政府或者州政府那里收到一张退税的支票。这已经很常态了。退税可以说是一项长期政策,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一是这次美国退税有次级贷危机后刺激经济的含义,二是这个话题对中国老百姓来说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经历,所以显得很新鲜。

郭:有人会说,从下一个财政年度开始减税还不就行了么?为什么要退税呢?

李:我们国家税负水平偏高,当前减税政策很需要,但不能替代退税的意义。减税是说以后我们少收点儿;退税是说,我前面多收了,该退给老百姓。

对于人民的幸福来说,退税感觉效果更好,因为已经缴上去的税,缴多了,还给退回来,你想人民该多高兴啊,这是意外之喜。况且退税政策中,政府的收获是最大的——作为一种姿态也展现了这是一个诚信的政府,值得信赖的政府,人民会心服口服:我们政府绝对不是光知道捞钱的。那会是非常高明的政治举措。

郭:作为一项国家政策,退税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李:那要看收税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收税的合法性在于改善公共福利,政府把钱收上来,意义在于可以更高效地提供公共福利。比如讲你一家人不可能为看病办个医院,政府就把你的、他的、大家的钱收上来,给大家办个医院,让大家可以享受医疗服务。因此,如果人民没有享受到这方面的服务,就没有必要为某方面缴税。

我们现在延续的这种非常笼统的收税方式(起征点以上扣税的方式),其实延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除了留些生活费,国有体制大锅饭,虽然还是有等级别不公平,福利水平也很低,但名义上把你生老病死包了。

而近些年,政府在进行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调整和改革时,很少考虑到纳税人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而这些支出却是民众实实在在逃避不了的负担。

由于政府取消了福利分房政策,实行住房私有化“改革”;医疗改革,让大多数老百姓自己掏钱看病;教育改革,让老百姓孩子花大价钱上大学。

这些调整不能说在优化资源配置上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不能说这些问题都由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承担了,结果税还是照收不误。老百姓买自己住的房子花的钱;给自己孩子读大学的钱;医疗看病花费的钱……这些都是社会本该为一个公民提供的基本保障,如果让他自己花了,都应该从税收账单中扣除,在年底来一次集中退税。

郭:假设一个人享受了很好的公费医疗等福利,按理来说就该交这部分税了吧?

李:那是当然,比如政府公务员,他在这方面福利比一般老百姓好,在这方面自然就没有理由享受退税。不过假如他家里也要供养老人,也就应该享受退税,大家都是公民嘛。

郭:我估计会有人说,这么多税要退的话算起来太复杂了,我们现在国情不允许。

李:这个理由完全不存在。拿房子开销来说,一个人买了房子,其实稍微用点心就可以计算出,将一个时期内的住房价值平均分摊到劳动者的整个工作期,大致就可以得出个人收入每月有多少需要用于购房的还本付息支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就是多少;至于赡养老人,只要按照

一个地区的平均生活标准,算一个数字就行了;孩子上大学的基本学费统计起来就更不难了。

而且其他国家在这些方面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经验,在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方面,英国的扣除项目以规定细致而著称,有个人扣除、已婚夫妇扣除、子女税收减免、工薪家庭税收减免等。以个人扣除为例,他们是按照一定的年龄界限分档规定的。65岁以上到74岁的老人,扣除标准比普通纳税人提高了32%,75岁以上的老人扣除标准则进一步提高了6%。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以税收优惠的形式体现社会对老年人的关爱以及对他们一生为社会所作贡献的尊重与肯定。我们有这么多政府官员出国考察,可这些经验都没有学来。

其实我早就建议过,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区分为必要费用和生计费用两大类。必要费用是指为取得个人收入而支付的费用;生计费是指维持纳税人及其赡养人口基本生活的最低费用。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恰恰是这两项居多,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工薪阶层的税负负担。这样区分后,还应进一步细化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项目,这样实行教育扣除、残疾人扣除、住房扣除等等,要办退税,毫不困难,但居然这么多年没有进展,实在让人不知该说什么好。

郭:我们也有一些好的进步,记得大约2004年开始,广东人大代表在预算审查中表现出了一些较真劲儿。当时我采访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先生,他表示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好现象。

李:人大代表最重要的职责就该是紧盯财税问题。它是关乎社会公正和财富分享的核心,抓住了它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我们以往人大会议上,讨论很多方案,但大多比较空,其实财税才是最需要投入精力、认真详细地来讨论的。比如说年年都喊加强基础教育的口号,但看拨款多少才是关键。这么多年轻人,中国教育经费占GDP不过百分之二点儿,就很说明问题。为了贯彻和谐社会的精神,当前的税收减免,同时提高公共财政支出中人民福利的比例,我以为是当务之急。

我的意见是:人大代表们要拿出责任感,政府要体现出诚意,这样问题就好解决了。

■财富漫谈

面对金融博弈的诱惑、困惑与惶惑

◎张晓晖

股市暴跌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时间读书和思考了,不用去看盘,倒可以多想想盘子后面的东西。想来想去,一些事儿想不明白,写出来与大家“共想”——

股市的暴跌背后是什么?谁在出货?不错,大小非们要抛一部分,但外资的比例恐怕更大些,须知美国总部出事儿了,外资就要回师勤王,以解燃眉之急,所以一反弹就被压下去,固然是坏事,但也是好事情,否则全走了,怎么玩儿呢?非要走,就必须低价割肉,想在这儿捞草打兔子之后,再回去扬汤止沸,不免有些异想天开。

这不是谁在操纵市场的问题,而是当很多人都想做一件事的时候,谁也别想做成就好,好大家都去跑,结果都拥挤在门口,卡住了,反而谁也出不去。

外资不会都走,也还有外资不断涌入。问题是,在内外资博弈的证券市场里,我们如何才能有点儿胜算,至少不能败得太惨?

记得2005年3月股市跌到千点附近的时候,香港某分析师说“A股只有5家股票值得买”、两年内不看好大市”,可他所在的QFII则吃得饱饱,赚得多。

记得外资机构声称不看好中国的银行股,结果低价大批买入中国的银行股,肥水又外流了。更不用说中国石油在香港一块多港币发行了,手机双向收费通过中移动分红了。

有个故事说,老虎向猫学艺,在学成之后想吃了师傅,结果猫上树了,幸亏猫留了一手。可是,现实的故事是,猫在向老虎学艺,老虎比猫个儿大凶猛不说,懂得的东西也比猫多,这下子,猫的胜算就小了。

看到路易威登的钱包卖四千块一个,一个小小的钱包要顶七八吨优质煤炭,太宰人了!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做呢?很简单,我们还处于生产力和经济生活的低水平,所以制造不出精神含量很高的奢侈品。奢侈品一定是吃过见过的人才能做得出来的,比如皮尔卡丹、劳斯莱斯、劳力士(劳力士决不是劳动的大力士做出来的)。同样的是大片,我们的电影靠着拷贝兑换外汇还差得很远。没办法,刘姥姥进大观园,带着一些庄户人家的土特产到贾府“打秋风”,换回金银锦缎,还吃到了一两银子一个的鸽子蛋、茄鲞之类的奢侈品,但贾府对刘姥姥有救济的性质,不是贸易交换。“茄鲞”不是刘姥姥能玩儿出来的。

金融的博弈不是慈善救济,而是武装到牙齿的撕咬,而这种撕咬却又是很奢侈的游戏,玩儿这个游戏的人要吃过、见过,否则不仅露怯,更要赔钱。不是有个QDII清盘了么?走向国际市场的资金,效果好像都不大理想。将来资金成倍放大的股指期货,和更多的金融衍生品,准备好了么?

问题是,游戏还要玩儿下去,根本停不下来。国际化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得不去玩,躲不开。

外资的优势不仅仅是钱多,更重要的是其金融思想深深影响着,所以我们习惯于接受别人的判断,并将其奉为圭臬。可是我们或许要注意,人家也是博弈的参与者,甚至是对手。学习别人的思路是对的,但“师夷长技以制夷”,却不可师夷长技“为夷所制”。

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有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一定会战败,因为中国的高级将领几乎都是从日本军校毕业的,早的如辛亥元勋蔡锷、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后面还有蒋介石(他没有毕业)、阎锡山、汤恩伯等,徒弟是打不过师傅的。这个想法本来有道理,所以抗战之初,亡国论也是甚嚣尘上。但没想到的是,蒋介石把“枪杆子”放在案头床边作为常备之书,还在庐山举办了多期游击训练班,请共产党的军事家来讲课。后来的国民党军队的打法也逐渐地变了,比如缅甸的丛林游击战就打得很顽强,能跳出日本战法的窠臼,这倒是蒋委员长比较英明的地方。

指数跌到这个时候,高盛说中国的熊市来了。外资机构纷纷唱空中国市场。只是唱空的声音来得晚了些。

跌下来才知道,我们涨得太快了。道琼斯指数从1985年的2000点到2005年的12000点,涨了5倍,用了20年;我们从1000点到6000点,也是5倍,用了28个月。

跌下来才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强,中国石油的总市值曾经是埃克森美孚的两倍,曾经是世界第一大市值公司,但泡沫破掉了,我们便会知道中国石油的座位本来该在哪儿。

跌下来才知道,我们将来还要缴很多的学费,比如股指期货、创业板;我们将来会发现,创业板上的企业相当一部分是不创业的,等到解禁之后,高位一抛就拉倒了,就像美国的纳斯达克中国股差不多。

跌下来才知道,我们最缺乏的是企业家精神。高管们辞职把股票高位变现,或者还可以把骨干队伍拉出去,再搞一个企业,如果过几年一上市,又可以重来一回。在美国的一些中国企业就是这样,隔一段时间就关掉一家公司,然后再重新注册一家,目的是避税,税倒是少交了,可这样的公司没有历史,没有历史沉淀下来的无形资产。有些企业家是短视的,他们自己就没有想干成百年老店,也没想过基业长青,和我们看到的招股说明书,不一样。

面对金融博弈,感觉到困惑和惶惑,我们固然没有强大的资金量,没有博弈的经验,而且缺乏独立的金融思想和反应机制,还缺乏很多对企业和企业家进行规范的相关制度,而这些恰恰是投资者信心的基础,比如息、CPI、准备金率等重要得多。

流动性的问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有一批过硬的企业,有一套鼓励优秀企业形成、成长、壮大的机制。

股价是企业的影子,随着太阳的位置而变长或变短,而企业则是身高,这才是最基础的。



真逮到了一个?”说着迅速从腰上取下铐子,给我戴上了。我挣扎着大声吆喝:我不是贼!”乘警怒道:你不是贼干吗偷钱?这么多人证明你是贼,怎么就没人证明你不是贼?”科长说他证明我不是贼,乘警说还有同伙啊?立马把我戴的铐子取下一个给科长戴上。

是啊,除了科长,怎么就再没有一个人证明我不是贼而那些人才是真正的贼?这么多人的眼睛都不好使吗?那些真正的贼看我无言以对耷拉下头来,都乱骂我,咒我不得好死,我知道他们是恨我爱管闲事。

就这样我在一大帮贼兴高采烈地注视下,被乘警带走了。到乘警室后,立即对我审讯,我再次说我不是贼,那些贼喊捉贼的人才是真正的贼,并将我被贼割开的裤子让他看。乘警疑惑地说:你真的不是贼?那你怎么不早说!”

我俩回到原来的座位上。科长当着车厢里那么多人的面谆谆教导我:“汲取教训吧,大家都睡着的时候你干吗要醒呢?”我说大家都醒着呢。科长说大家都习惯了睁着眼睛睡,你为什么独自一个人醒呢?”我怒道:假如咱们都睁着眼睛睡,这天下不就成贼的世界了?”

这回回到我们科长无言以对了。